

## 12 罪與罰

當我離開她的公寓時，我逕直向艾薩德先生的家逃竄。我把汽車停在車道上，像一隻被一群人緊追不捨的浣熊一樣，逃進大理石砌成的大廈。

我問門房，「艾薩德先生現在何處？」門房說，「我們的老板在書房。」於是，我衝進書房，隨手關上沉重的核桃木門。

艾薩德先生坐在書桌旁，抬起頭來看著我，對於我如此冒失，似乎顯得很不高興。但是他沒有攆我出去，反而很快地站起來說：「什麼事，威廉？」

我擦掉額頭上的汗珠，向書桌走過去，把信封放下，信封裏面裝著一千元現金。艾薩德先生拿起錢，神情有些迷惑。

「威廉，你到瑪麗的公寓去啦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她在那兒？」

「是的，先生。」

「她沒有要錢？威廉，我簡直不敢相信。」

「先生，她死了。」

艾薩德先生銳利的目光從鈔票上轉向我。他是位瘦長、英俊的男人，看面孔大約有三十多歲，只有那頭花白的頭髮，才會暗示出他真正的年紀。

「死了？」他說，「怎麼死的？威廉。」

「依我看，好像是被人勒死的，我沒有多加逗留去肯定，她脖子上有勒過的痕跡，舌頭伸出，臉腫得像一塊灰白的肝。她生前肯定是個相當嬌媚、迷人的女子。」

我換口氣，補充說。「是的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她是個尤物。」

「可是現在看起來不誘人了。」

「她單獨一人在公寓裏？」

「我猜想是的，我不敢四處探望，只是看見她躺在起居室的地板上，然後我就匆匆走開，趕到這兒。」

艾薩德先生心不在焉地把一千元錢放進外套的口袋裏：「三小時前，她還活著，我出門之前，她打電話給我。我回來後，交給你一個信封，你到她那兒，就發現她已經死了。那麼，她是今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被害的。」

「艾薩德先生，在那段時間裏，她不可能做了許多買賣？」

「她今天應當不會做買賣，因為她正期待著一位帶一個白信封的訪客。威廉，你離開公寓時，沒有看見任何人吧？」

「沒有，先生。」

「沒有打電話給任何人？和任何人說話？」

「一個也沒有，先生，一直到這兒，才開口問門房你在哪兒。」

「好，你一向是個好人，威廉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」我說，「我儘量做好。」這話倒是真的。

我來自北卡羅萊納州康福縣附近的一個山區，我是個土生土長的山裏人，那地方，土地貧瘠，人們生活貧困。有一年夏天，艾薩德先生到那兒度假一週，以釣魚消遣，在那一週裏，我為他跑跑腿，打打雜，一週度假結束時，艾薩德先生問我喜不喜歡繼續為他工作，他說我聰明伶俐，辦事乾淨俐落，待人有禮，他說他需要一位司機，兼打雜和幹一些私人工作。他說假如願意，我會有一個蠻好的住處和固定的薪水。我當然不肯放過這個良機，我高興地答應了，艾薩德先生視我為親信，他信任我，知道我凡事守口如瓶，對於像艾薩德先生這樣一位擁有電視臺和報紙的大人物，這一點很重要。

當我從瑪麗公寓的驚駭中逐漸平靜下來，不再發抖時，艾薩德先生正忙著打電話。他打電話給哈代法官和吉尼檢察官，他們兩人都是艾薩德先生的好友，他告訴他們，丟下一切瑣事，馬上來和他見面，他說發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不能在電話中說明。他要他們馬上到他的書房裏來，他們兩人迅速趕了過來。

第一個抵達的是哈代法官，他是本州高等法院最年輕的法官，他喜歡宴會和美酒，這一點在他那開始鬆弛的臉上可以得到印證。

他個子高大，紅光滿面，在大學時，他是著名的足球明星。

他對艾薩德先生說：「什麼事？老朋友，我今晚有晚宴，而且——」

「當你聽過我說的事後，你肯定食慾大減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為了省卻重複的麻煩，我們等吉尼來了再說。」

哈代法官知道逼他無用，也就安然地坐下來，點上一支雪茄，試著想從艾薩德先生削瘦嚴肅的臉上看出一點端倪。

哈代法官剛把雪茄菸點著，吉尼先生也趕到了。吉尼先生是一位禿頂、肥胖的中年人，他有厚厚的嘴唇和一雙飽滿的眼睛。

等吉尼先生走進書房，門安全關上後，艾薩德先生便對我說：「告訴他們，威廉，把你剛剛告訴我的事告訴他們。」

「瑪麗小姐死了。」我說。

法官聽到這句話，眼睛都沒眨一下。檢察官的喉部好像什麼東西堵住了，一隻手揉著脖子，另一隻手摸索著椅子，坐了下來。

「怎麼死的？」法官問，聲音很冷靜。

「我想是被謀害的。」我說。吉尼檢察官的聲音聽起來變得粗重起來。

「用什麼方法？」法官問。

「窒息而死，看來是那樣。」我說。

「什麼時候？」

「兩點到五點之間。」艾薩德先生接口。

「凶手未逮到，我還沒有權利審判，你通知我做什麼？你又怎麼認為我對此案會有興趣？」吉尼檢察官聲音粗啞地說，「我又不認識瑪麗這個人。」

「哦，別那樣吧，吉尼。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瑪麗確實周旋得很有技巧，她

——應付我們三個人，她並沒有拓展財路，單是咱們三個人就足夠了，她有她的金礦可控，她滿足了。她並不打算進一步拓展，以免招致更大的危險，換句話說，也就是另覓銀礦。」

吉尼先生弓起身子，雙手抓住椅子的扶手：「我否認任何——」

「請閉嘴，」艾薩德先生平靜地說，「現在我們不是在法庭中。不過，我們三人是可能殺害她的人。有理由可以肯定，是我們三個人中間的某個人殺害了瑪麗。哈代，她詐你最久，我是其次，吉尼，你是她的第三個，也是最後一隻金鵝。我們三個人，這段日子，捐獻的總數估計在六萬元左右。」

「糟糕的是那些錢我們都沒有報所得稅。」

「你是如何發現這件事的？」吉尼問道，「我的意思是，關於我的事。」

「吉尼，這話問得有些傻。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當要挖掘個人隱私時，我仍然是一位頂尖的記者。別忘了，我有新聞來源。」

「好，」哈代法官說，他像坐在法庭上，正在考慮由律師做的一個提議，「這件事擺在我們之間，我們三人都是她任意宰割的羔羊，我們每個人都有充分的理由要處理她。換言之，我們三個人都搭了同一條正在漏水的船，現在問題留待作決定，我們是不是有槳可以划，不幸的是，今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，我沒有不在場的證明，你有嗎？吉尼？」

「什麼？」吉尼臉色灰白，像是在等待服毒一樣。

「今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，你在哪裏？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在哪兒？吉尼？」艾薩德先生催問。

吉尼先生抬起頭，看看他的朋友：「我沒有進去，你們要明白，我在一條街以外，將汽車調了個頭又開回去了，我沒有進她的公寓。」

「你打算去看瑪麗？」法官問。

「是的，我打算去求她。我再也付不起她勒索的款項，我打算去說服他。她必須少要——或者根本不要。我實在籌不出錢來了，我不像你們二位富有。」

「可是你害怕了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實際上你沒有去看她？」

「是的，艾薩德，你得相信我。」

「不論我們是否相信你，」法官說，「都沒有多大關係，重要的是，你沒有不在場的證明。你呢，艾薩德？」

艾薩德先生搖了搖頭：「下午兩點鐘，我接到她的一個電話，她提醒我，要我五點鐘派威廉給她送一千元去。我開車出去看了一塊有意購買的地皮，回來後便派威廉去送錢。」

「這麼說，我們中間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殺害她。」法官說。

「聽我說，」吉尼以緊張急促的聲音說：「我沒有殺她，不過，假如這種醜聞涉及到我的話，我就完了，我們三人，」他的眼睛流露出悲哀的神色，「全完了，市政廳的警察局裏有許多人，一直想找我們的岔子。我們不能與任何謀殺案沾邊，即使艾薩德控制了電視臺和報紙，也不能夠。」

「完全正確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有時候，吉尼，你幾乎使我相信你有腦筋。除了你在政界所使用的伎倆之外，我們不能想其他的辦法掩飾這件事嗎？」

「這麼說，你有何高見？」法官問。

「來個『君子協定』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不論我們三人中誰被盯上，他都得單獨承擔這件事，他絕對不能向朋友求助或讓朋友涉嫌，他必須站得牢牢的，咬定只有他一個人和瑪麗有關，無論我們中哪一個被盯上，他應該無愧於心地說，他保護了朋友。」

「這可不怎麼好辦，」法官說，「當一個人涉嫌謀殺罪時，其自然的反應就是提及別人的名字，混淆視線，使問題變得纏雜不清。」

「我知道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這也就是我邀請你們到這兒來的原因，我們必須預先協定，我們必須同意，沒有被盯上的兩個人，在未來的歲月裏，要扶持倒楣者的家人，任何情況，任何麻煩，都要像倒楣者還在時一樣。」

「艾薩德先生。」我說。

他向我轉過頭來，「威廉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們談話的這段時間裏，我一直在想，我有一個主意。」

「威廉，」吉尼先生以一種近乎刻薄的語調說，「我們有比你的主意更重要的事情要考慮——」

艾薩德先生舉起手，做了一個制止他說話的動作。他說：「我想，我們聽你的話不會有什麼損失，威廉，你說！」

「謝謝你，先生，你看，艾薩德先生，你一直待我不薄，給我機會過連做夢都想不到的生活，過去，我只是北卡洛萊納州康福縣一個窮山窩裏的孩子。」

吉尼先生不耐煩地說：「這不是說感情那種蠢話的時候。」

「是的，先生，」我說，「反正，我要說的全說了，我只是要艾薩德先生知道，我為什麼願意替你們承擔謀害瑪麗的罪名。」

現在，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我身上，相信我，那時候，一隻老鼠在閣樓頂跑過，你們都可以聽見，當然，艾薩德先生的閣樓裏沒有老鼠。

「威廉，」艾薩德先生終於開口說話，「我很感動。但是我懷疑，你的話沒有說完。」

「是的，艾薩德先生，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你們三個人都有出身社會名流的妻子，乖兒女，美滿的家庭，和一切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東西。一旦涉嫌瑪麗謀殺案，很多東西將在一夜之間失去。至於我呢，沒有顯要的朋友，只有我自己，以前也從沒有機會去獲得一筆獎金什麼的。」

「要多少？」法官問。

「哦，你們已經付給瑪麗小姐不少。最後一筆——付給我——就永遠結束了。你們每人給我五千元，我就為你們承擔這件可怕事情的一切後果。」

「我不幹，」吉尼先生說，「五千元我不——」

「別這樣，吉尼，我認為你會接受的。」艾薩德先生說，他把背部靠在辦公桌上，兩眼轉向我：「威廉，你打算怎麼做？」

「這簡單得像趁太陽不太熱時割麥子一樣，」我說，「有你的報紙和電視臺站在我這一邊，哈代法官在法庭上，吉尼檢察官為州政府處理這案子，我應當不會被判重刑。我要說我一直和瑪麗小姐暗地往來，最近她想拋棄我，踢開我，我們吵了一大架，我氣瘋了，失手殺死了她。這個城裏沒有人會真正關心她，她的死也沒有人會關注或懷疑。我估計法官會判我個三五年，我在獄中循規蹈矩，乖乖的，說不定一兩年後就可以保釋。」

「然後呢？」哈代法官問。

「我會提著我一萬五千元，回康福去。」我說，「我不必有更多的掛慮，因為這件事我們全牽涉進去，我們一起沉或一起浮。」

「我提議，」法官說，「你和威廉私下裏多演習一下，吉尼。」

「好主意。」檢察官說。

「你們不用擔心威廉會演砸他的角色，」艾薩德先生說，「放心好了，他是塊好材料呢。」

「嗯，諸位先生，」我說，「讓我們盡快在這兒演習一下，我估計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，我得到警察局去自首。假如我自首，悔恨自己的魯莽行為，事情會好辦些。」

「太好了，威廉，那太好了。」艾薩德先生說。

我得承認，那對我也十分有利：我去自首的話，警察就不會詳察這個案子。如果他們詳察的話，從指紋、足跡、髮絲等方面，我也在劫難逃，沒有這三個人的幫助，我肯定被判重刑。不久的將來，我就可以帶著這三個人吐出來的一萬五千元錢回故鄉。瑪麗小姐生前對未來也有很好的打算，當我逼迫她打開公寓的保險箱時，我總共搜到了四萬多一點。

北卡洛萊納康福縣一帶的居民，全部參加政府正在進行的「小康計劃」，我回到故鄉後，可能是全鎮最富有的人。故鄉空氣清新、風景優美、民風樸實，女孩子成熟而美麗，我自己可能要雇傭一位司機兼跑腿的——只是我一定要確定，他的名字不叫威廉。

------(完)